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何满子
著

侃雜五

成都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五杂侃

何满子 著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1 号
CHENGDUCHUBANSHE

五杂侃

著 者：何满子
责任编辑：谭继和 濮禾章
封面题字：周明安
封面设计：张光明
技术设计：盛奇萍
责任校对：苏 欣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 30 号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 7765071 7783841
经 销：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排 版：四川三达计算机公司
印 刷：成都市文化用品厂
版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1/32
印 张：7.75
字 数：140 千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704—6/I·150
定 价：6.5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在八十年代的 中国文坛，突然出现杂文鼎盛的局面。不仅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且有专门的杂文报刊，杂文辞典，杂文专集的出版。各地杂文学会也应运而生了。听说还有省委领导自写杂文提倡杂文之说。咿吁盛哉，杂文之兴起也！这大概又证明一个道理，凡是杂文命运不济的时候，也是国步维艰的时候，凡是杂文兴盛的时候，也是国运走向兴隆，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这恐怕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

我们正在改革前进，盛世有望。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能不在泥泞中前进，然而我们的前面却已光明在望。这是一个奇异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与困难，前进与倒退，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欢乐与眼泪，歌颂与诅咒，庄严工作与荒唐糊涂，杂然纷呈然而充满着生气的大转变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然而前进不易，旧意识趋于消逝然而垂死挣扎。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失去了



权威的光辉，许多认为不可更改的观念，突然变成可笑的符咒。一些被人五体投地地顶礼膜拜的偶像，忽然坍塌下来。一些多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突然时新起来，并被化为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实行起来，并取得意外的好效果，把人民从水火之中拔于衽席之上。许多被踩在脚下衣食不周的凡夫俗子，突然抬起头来，西装革履，昂然走进豪华的酒店，登上呼风唤雨的总经理的指挥台，指挥千军万马，从事高新技术的大生产。凡此种种，一些人在欢呼，一些人在得意，一些人在创造，大多数的人在大步前进。然而也还有人在怀疑，在摇头，在叹息，在引经据典地辩论，甚至有的人在时代暴风雨的面前向隅而泣，在咒骂和贬损。

这样的时代，五光十色，瞬息万变，在生活的快节奏中，人们不耐烦等待精心刻划历史的鸿篇巨制，也不能满足于道理深奥的长篇大论。人们需要赞颂，需要欢呼，需要呐喊，需要马前卒为他们鸣锣开道，需要清道夫举起匕首和投枪，为他们清除阻碍历史前进的一切腐朽的体制、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习俗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垃圾。人们需要匕首和投枪，人们需要杂文。

于是杂文应运而生了。于是出现了一新耳目的杂文作品。于是出现了当行出色的杂文作家。于是出现了杂文的鼎盛时代。

既然叫做杂文，看起来似乎是杂的，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经国大业，茶余酒后，是非得失，世道人心，青萍之末，一叶之落，无不可议，无



不可谈的了。其实杂文是杂而不杂的。杂文，特别是鲁迅式的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正如鲁迅说的，它“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杂文和现实生活总是贴近的，和人民脉搏的律动总是息息相关的。总是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于褒贬之中见是非。它要发人之欲发而未发，言人之欲言而未言者，是写众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者。这和那种吃饱了打着饱嗝，剔着牙齿，闲侃神聊，插科打诨，言不及义的侃文，或远离尘世，闲情逸致，无病呻吟的闲文是不同的。

因此杂文即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艺术的魅力，具有历史的思辩性和艺术的感染力。没有对于新社会诚挚的政治热情和厚实文学功底是办不到的。因此一个好的杂文作家，如果严格要求起来，就要像鲁迅那样，具有政治家的洞察世事的能力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具有理论家的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分析事物的能力，具有学术家博览群书的渊博知识，具有散文家的汪洋恣肆，斐然成章的文字功夫，还要具有诗人的烈火般的热情和一往直前的无畏勇气。要像鲁迅那样做到这一步，或接近这一步，杂文作家要作毕生的努力。

正因为这样，杂文作家在专制的旧社会里，是注定要忍受“窃火者”的痛苦和灾难的。就是在思想解放、杂文勃兴的时代里，杂文作家也是顶风冒雨的人，披荆斩棘的人，注定要在风雨中讨生活，在荆棘中寻路而行。他们可能在泥泞的荆



棘中仆倒，可能受到某些视杂文如眼中钉的人的嫉恨。这倒没有什么，因为那些人的某些行径，正是杂文鞭挞的对象，受到他们的嫉恨，正是杂文的光荣。但是也有时，或由于有些人囿于一种传统偏见，以为杂文“偏激”、“片面”，或由于杂文作家在使用这个锋利武器的时候，疏于把握，偶尔失手，误忤新政，也是有的。至于偶批逆鳞，为忌讳者“对号入座”，于是兴师动众，打上门来，大张挞伐，以至“对簿公堂”，甚至“捉将官里去”，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想，作为一个满腔热忱热爱祖国，决心以血作墨，以笔作枪，甘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俯首甘为马前卒，横眉冷对，做精神垃圾的清道夫，就要有我以我血荐杂文的勇气。同时，我想，当前的决策者们是开明的，有远见的，一个聪明的指挥员知道那些在硝烟弹雨中打冲锋的战士，偶尔失手，是难免的。而且作家的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已经写进宪法。还有什么人想呼风唤雨，祭起什么法宝来，在杂文作家的身上，施展过去的身手，冀望点什么，大抵是很难的了。

当然，我想一个杂文作家，自然是具有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于改革开放寄以真诚的希望，对于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深恶痛绝，对于事理有充分的理解，对于敌友泾渭分明。因此，行文是会实事求是，真以指事，诚以对人，形在江湖，心存汉阙，针砭固取典型，臧否更有分寸的。这样，庶几可以无过乎。

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艺术形式，



它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动人，使读者从中获得艺术享受，这就要求杂文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形式和风格上力求多样化。那么除坚持“二为”方向外，“双百”方针就永远是杂文的指导方针。

全国各家报刊刊登的杂文已经不少，散出的杂文专集也很多，但是选出若干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著名杂文作家，各人自选一本杂文，成系统地出版，尚不多见。成都出版社有志于此，我颇赞成。他们已经得到若干不同风格的杂文作家的支持，才使《当代名家杂文系列》第一辑得以问世。在雅文学出版陷入困境之际，他们有胆有识，做了这么一件大功德事，令人鼓舞。他们的工作是严肃的，选本是认真的，编印是出色的，货真价实，决没骗人。正如鲁迅在他的杂文集出版时说过的，“我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们的用处的东西。”我相信读者也可以从这套《当代名家杂文系列》里，读到合于自己口味的文章。

我故乐为之序。



并不是因为一本书必须序跋齐全，才如一个人冠履俱全似地像个模样，这才要写一篇短文来虚应一下故事，不是。整集编成这本小书后重读这些文字时，确实有那么一点不能已于言的感慨。

这本小书中的各组文字都是在1989年至1992年之间陆续写下的。最早写的是1989年夏的《纳凉侃戏》，那时我正准备撰述《汉末清议人物剪影》，神游于东汉季世，时常想起残民以逞的董卓这个恶魔人物。此人虽与清议无干，却是当时乱烘烘的天下的一个凶神恶煞，给历史投下了短暂的血腥味的阴影。讲东汉清议人物不能包括他，而这个人又如此值得一写，偏又相当难写。《纳凉侃戏》中虽只给了他一篇，语焉不详，但整组文字实在是冲着他起的意。我这种胸无城府的人，写文章的动机和效果每每很难统一；有如本想上街买某样东西，却带回来了更多的别样货品。然而，对董卓的滥杀无辜的不满，却也迁怒到另一组《读笔记杂侃》开头几篇的朱元璋身上，当然那是稍后的事了。

一个人有议论，包括谈历史，都不能不和下笔时的环境和心境有关，有时甚至是为某一现象乃至某种听到的言谈所直接激发，这种因象响应



当然不是读者所全能领会。在此我可举一个与这本小书无关的我的另一本书的例子：和上述《汉末清议人物剪影》合编在《中古文人风采》一书中的较早写成的《魏晋清谈人物剪影》，就是因为感应了那时颇为聒噪的“清谈误国”这一议论的刺激，想为清谈略略雪诬而作的。当然，写那本书也不能丢掉魏晋清谈的整个历史景观。否则，就会显得十分枯窘，不能给自己也不能给读者一点可供想象生发的悠徐容与的周旋余地了。

我不是一个专心做学问的人，更无将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事的奢望。平时在专业以外，也颇写点小块文章，免不了有报刊编者来索稿。我向以驯服工具自命，总想尽可能地报效，可是没有那么多的议论吁发，更为难的是想发的议论也未必好发，这是大家所心照的。于是就听命或自找些杂七杂八的题目，谈古说今，东拉西扯，纵使难免言不及义之谓，自觉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略胜；而且，报刊编者们和颇多的读者们倒宁肯读这类神聊式的文字。收入这本小书的五组文字，分别刊载于《团结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和《成都晚报》，虽然反馈来的消息似乎还很有些读者喜欢这些东西，但并无宏愿要将它们辑集成书。一家出版社来组稿，我说可以编一本近年来发表过的文学理论集，可得三四十万言，自信虽无高见卓识，但总算不是人云亦云之谈，勉强可称一家这言。但来人摇头如博浪鼓，且又连声叹苦，意思是这类玩艺不好销，出版社赔不起。接着提出，曾见我有些谈茶文化的文章，是否可以编出来供



给他们。他指的是现在收入本书的《茶事琐述》。想来因为现在多数读者“吃软不吃硬”，而且前些年我出过一本关于酒文化的书，销路还不坏，故而相中了它。可是《茶事琐述》总共才两万来字，印一册太单薄，要补写虽也不难，但若无时间，便提出了将这五组文字合编一册的主张。并且拟定了书名为《五杂俎》，如此定义。

其所以定这样一个书名，是因为明朝人谢肇淛有本笔记，名曰《五杂俎》，分天、地、人、事、物五部，记的都是读书和见闻所得。虽然内容驳杂，但谢肇淛还算是个淹博的学者，此书大致可归于学问。我这本小册子可谈不上学问，虽是侃记读书与见闻及内容的驳杂之状和谢氏的书相近；既与北京市语的“侃大山”无异；第一组又恰好以“杂侃”命题，合为五组文字，于是给它按上了《五杂俎》的名字，别无奥义。

不料口头协议既定，这位出版社头头的约稿人“乘桴浮于海”，出国去了。一问出版社，说不接头。心想这些文字既无关于国计民生，也谈不上学问，呈送给读者，不过是让人听听闲聊而已，于是就搁下了。

又不料现在仍有机会问世，当然是高兴的。给读者提供点无伤大雅的闲适小趣味，想也无甚大过。人生在世，总也不能成天正襟危坐，议论和聆听微言大义；这些杂侃比起时下那些耍嘴皮的摩登文化来，也未见得更蹩足和无聊，不知读者以为何如？在我，是心安理得的。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上海一统楼



目 录

目 录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1)
前 记	(1)
第一分 读笔记杂侃	
题 记	(1)
徐达剖腹证诬和朱元璋杀鹅	(3)
明初的酷刑	(5)
壁上题诗鬼神愁	(7)
皇帝的声口	(9)
迷信与拍马	(11)
朱元璋怨“偶语”	(13)
朱元璋对文人的仇视情结	(15)
明朝皇帝的无赖气	(18)
明初三修《太祖实录》	(20)
明初的日本国书	(22)
解缙吹小牛受窘	(25)
杨一清不咎落井下石	(28)
徐有贞推人受过的权术	(30)
徐阶一言脱人之祸	(32)
太学祭酒举止乖张	(34)
王世贞笔下的明代士风	(37)
《觚不觚录》三则	(39)
明人刺张居正交结太监	(42)
这回的话题来自裁缝寓言	(44)



县令读破句滥刑	(46)
小说取材前人笔记	(48)
富阳茶鱼歌	(50)
偷书趣闻	(52)
带回宴后余物	(54)
称道反成揭短	(56)
明代刑事侦破案佳例	(59)
胡江叹公物易敝	(61)
天下文章一大抄	(63)
爱情的希望换诗	(66)
优生的幽默和不幽默	(68)
吟诗免税	(70)
划清界限改名取媚	(72)
明代华亭县科场一惨案	(74)
文人臆想的爱情外交	(76)
从名伶阿丑故事延伸	(78)
拍拉图式的金钱恋	(80)
超级风派阮大铖之死	(82)

第二分 近代逸闻杂摭

小 引	(84)
慈禧“明年吉庆”的滑稽剧	(86)
宫廷中的妇姑勃谿	(88)
门包和王爷的禁令	(90)
清宫戏中京都现形	(93)
银库库兵偷银法	(96)
张之洞不上军机处台阶	(98)
胡思敬想象中的豪奢	(100)
王闿运谈陈宝箴	(102)



吴汝纶反对中医·····	(104)
匪与土匪·····	(107)
晚清的裙带政治·····	(109)
试官媚权贵·····	(112)
清末大员对外情的愚昧·····	(114)
以貌取人两种·····	(116)
胡雪岩与西门庆·····	(118)
满族贵妇的排场·····	(121)
清末的冗官与疆吏擅政·····	(123)

第三分 茶事琐述

小 引·····	(125)
日本道和宋人点茶艺术·····	(127)
工夫茶和活水·····	(129)
烹茶选火的刁钻古怪·····	(131)
所谓“牛饮”云云·····	(133)
茶铺与茶点·····	(135)
江南、扬州的茶馆·····	(137)
成都茶馆谈往·····	(139)
茶有真香，不仗外铄·····	(141)
袁中郎与马一浮品茶·····	(143)
饮茶宜喜新厌旧·····	(145)
汤 品·····	(147)
雅煮茶和穷煮茶·····	(149)
陆羽辨水故事·····	(151)
茶馆供水·····	(153)
茶博士· 钵子·····	(155)
寻常茶事不寻常·····	(157)
订婚称“吃茶”试考·····	(159)



咏茶诗歌····· (161)

第四分 纳凉侃戏

定场语····· (164)

曹操的脸谱····· (166)

董卓戏····· (168)

戏改臆说(上)····· (170)

戏改臆说(下)····· (172)

敬老崇老与戏剧改革····· (174)

文戏武唱与武戏文唱····· (176)

告场····· (178)

第五分 蓉城忆往

“二川人”的思乡梦····· (180)

最初印象····· (184)

成都人喜欢掉文····· (188)

茶馆冠天下····· (192)

清淡蔬菜有绝活····· (195)

成都小吃琐拾····· (198)

成都生活中的人情味····· (201)

避空袭以郊游····· (204)

在成都看电影····· (207)

听郎毓秀演唱····· (210)

成都的卖水人····· (213)

看门大爷····· (216)

推鸡公车的老汉朋友····· (219)

赴花会····· (222)

恋爱之路····· (225)

亲上加亲的旧家族····· (228)

安乐市市场····· (230)



题 记

题

记

一个人读书杂乱，很难断定是好还是坏，但读书太杂每为热心于事功的人所垢病，也为专家们所不许。《红楼梦》里的贾政就斥责贾宝玉不专心仕途经济，不务正业，圣经贤传上不用功夫，成天价杂学旁收。我当然没有宝二爷这样的阔绰、才分和艳福，但读书之杂乱，庶几近之。幼时也每遭父兄的训责，而今常为专家们所讪笑，当然也有好心学者的规劝。记得五十年代初期，现已成了故人的山大张维华教授，就曾很诚挚地劝诫过，说我天赋不劣，但如这样老是耽于杂学，将一事无成，云云。这番话颇使我感激而且警惕。

话真被他不偏不倚地说中了，我至今一事无成。这也诚所谓积疾难移，一向读书总是乱七八糟，胡读一气。脑子里于是成了杂货铺，不，还不够不上杂货铺，只是破破烂烂的废物收集箱。但读杂书的大坏处把我害得一事无成之外，有时也带来点小好处，甚至有时还会帮我排难解困。抗战时期，一次我在南岳衡山脚下丢掉了钱包，一文不名之际，我被几个拆字相面的江湖术士缠住，没法挣脱，情况又解释不清。急中生智，干脆就同相士们泡上，大谈其《麻衣》、《柳庄》，这些他们还能谈上几句；我再搬出《周易会占》、《相手



版经》、《析骨分经》、《数术记遗》之类，这班人就瞠目吐舌，把我视为天人了。不但帮我找回了失陷在扒手那里的钱包（东湖上的人就有这套门路），还请我在镇上大吃一顿。次年在桂林至成都途中还遇见了他们中的一个，一路上倍受照顾，真够意思。

然而也并非为了生活中偶尔的得益才杂乱地读书，更非由于“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雄图壮志，纯然是因为习惯。只要我读得懂，乃至半懂，什么都要读，反正一事无成已悔之晚矣，就不再去悔改了。至今仍然顽固到底。

平时少暇，每到暑天不能做事，成天昏昏欲睡时，就拿读杂书来解闷，捞到什么读什么。目前书架上书不多，想杂也杂不起来，手头较多的书是笔记，有的以前读过，有的没有读过，读过的也大半已经忘了。眼下就拿来斜躺着遣时，有时读着读着，颇能破颜一笑。一笑之余，顺便取以写点短文，丝毫谈不上别的高深的意思，只是提供点谈柄，让读者或也能破颜一笑，真是所谓卑之无甚高论，或只是北京人所谓的神聊或侃大山而已。故题作《读笔记杂佩》。

